

A Study of Helen Oyeyemi'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WANG Wenxian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July 12, 2022

Accepted: August 6, 2022

Published: December 30, 2022

To cite this article: WANG Wenxian. (2022). A Study of Helen Oyeyemi'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4), 021–027, DOI: [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4](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4). p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2.0204.004>. p

The present study entitled “A Study of Helen Oyeyemi'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spora” is supported by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No. 19ZDA296),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Abstract: Helen Oyeyemi's novels are rich in connotation and profound in meaning. Written by a writer with a cross-cultural background, her works not only show a robust African personality but also reflect a profound European and American literary attainment. As an African diaspora writer, Oyeyemi vividly expresses a complex state of mind in the cultural gaps. As a female writer, she focuses on the vigorous power of women under the barriers of male discourse, showing the world the spiritual outlook of women writers in the third world. As a writer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her works also revisit various issues about race, gender,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ldren. The diversity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Oyeyemi's works show the unique feature of African literature in terms of plots, writing techniques, and aesthetic style.

Keywords: Helen Oyeyemi; diaspora; female consciousness; growth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WANG Wenxian is a Ph. D. candidate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t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and a contributor to the national major project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 in Africa” funded by the National Foundation for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流散視域下海倫·奧耶耶美小說研究

王文嫻

上海師範大學

摘要：海倫·奧耶耶美的小說內涵豐富且意蘊深遠。作為具有跨文化背景的作家，她在作品中呈現出強烈非洲個性的同時，也體現了深厚的歐美文學素養。身為非洲流散作家，她生動地表達了處於文化夾縫中的複雜心境；身為流散女性作家，她聚焦女性在男權話語藩籬下所展現的強大力量，向世界展示出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精神面貌；身為兒童文學作家，她的作品又以兒童的視角審視關於種族、性別、文化等種種問題。從作品情節、創作手法與審美風貌來看，奧耶耶美的作品的多元性與包容性展示了非洲文學的別樣風采。

關鍵詞：海倫·奧耶耶美；流散；女性意識；成長

基金專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專案「非洲英語文學史」(專案編號:19ZDA296)的階段性成果。

引言

海倫·奧拉珠默克·奧耶耶美(Helen Olajumoke Oyeyemi, 1984-)是現居英國的尼日利亞籍作家。她於1984年在尼日利亞出生，四歲時跟隨父母遷往英國定居。奧耶耶美在少年時代就展現出了傑出的寫作才華，17歲時出版的處女作《遺失翅膀的天使》(*The Icarus Girl*, 2005)自面世起便獲得廣泛關注。在劍橋大學攻讀社會政治科學專業期間，她還創作了劇本《白化的杜松子》(*Juniper's Whitening*, 2005)、《受害者》(*Victimese*, 2005)和第二部小說《翻轉屋》(*The Opposite House*, 2007)，另一譯名為《對面的房子》。她的第三部小說《白色是女巫的顏色》(*White Is for Witching*, 2009)在2010年獲得毛姆文學獎(Somerset Maugham Award)。緊接著，下一部小說《不存在的情人》(*Mr. Fox*, 2011)採取實驗性的手法，具有後現代主義色彩，顯示出對男性話語權的不滿和挑戰，2012年獲赫斯頓/懷特獎(Hurston/Wright Legacy Award)。2014年出版的小說《博伊，斯諾，博多》(*Boy, Snow, Bird*)借用《白雪公主》的童話模式探索現代女性面臨的種族與性別困境，2016年的小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What Is Not Yours Is Not Yours*)與2019年的小說《薑餅人》(*Gingerbread*)表達了在移民經歷與跨文化背景下個體面臨的抉擇與困境，均收穫讀者的好評。奧耶耶美是具有雙重文化背景的作家，她的作品淋漓盡致地描繪主人公夾雜在兩種文化之間的痛苦與張力，對主角流散體驗的書寫則來源於自身的經歷。她的作品不僅融合了尼日利亞約魯巴的民間傳說，具有非洲原始神秘主義氣息，同時，她絲毫不掩飾自己對歐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的借鑒，巧妙地運用了意識流等現代主義手法。她在童話與傳說中重現遙遠的尼日利亞過往歷史，以第三世界女性的視角重述種族與性別的困境，她的作品既有鮮明的兒童文學色彩，又具有濃厚的女性主義痕跡。作為尼日利亞新生代作家，奧耶耶美的作品不僅展示了當代非洲文學的強勁勢頭，又能以一股洶湧之勢迅速匯入世界文學的滾滾浪潮中。

一、文化夾縫中的流散體驗

《遺失翅膀的天使》《翻轉屋》與《白色是女巫的顏色》真實展現了那些處於雙重甚至三重文化夾縫中的

流散者的心靈世界，體現了奧耶耶美對種族差距與身份認同的深刻思考。

她的處女作《遺失翅膀的天使》使得英國文壇開始關注這顆耀眼新星，也使得包括她在內的移民作家進一步走向大眾關注的中心。這部小說具有自傳性色彩。主人公潔思 (Jess) 的母親是尼日利亞人，父親是英國人。奧耶耶美出生在尼日利亞，四歲跟隨父母定居英國，12 歲時每年暑假都會回到尼日利亞。「流散者正是處在舊世界與新世界之間的夾縫中游離、掙扎、抵抗、融合與認同，他們在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文化中依與剝離。」^①

在英國文化與尼日利亞文化的雙重浸潤下，奧耶耶美把自己在英國的流散體驗融合進《遺失翅膀的天使》中。這部作品借用約魯巴的阿比庫 (abiku) 神話框架，講述了潔思與一位神秘朋友相遇相識後發生的一系列故事。混血兒潔思跟隨父母在英國生活，因膚色不同而在學校受到白人小孩的孤立和排擠。她在八歲的暑假跟隨母親回到尼日利亞，遇到了一個跟自己年齡相同的小女孩蒂麗蒂麗 (Tilly Tilly) (以下簡稱「蒂麗」)。蒂麗，其實就是一個能夠穿越時空的阿比庫。潔思本有一位雙胞胎姐妹——芬恩 (Fern)，但是出生後卻不幸夭折。在約魯巴的文化風俗中，如果雙胞胎中的一個嬰兒夭折，這個嬰兒的靈魂就會成為「阿比庫」，帶著前世的記憶不斷地投胎、輪回。「由於阿比庫天性固執、冷血且無情，約魯巴人都十分懼怕他們。他們被邪惡與神秘籠罩著，被他們選中的任何一個家庭都會經歷可怕的詛咒，他們就是那短暫但永恆的悲傷源頭。」^②為了避免這種生死輪回的厄運，父母就會請人為夭折的孩子做一尊伊貝吉 (ibeji) 雕塑，每日為其供奉食物，每年還會為亡靈慶祝生日。在小說裡，潔思被心理醫生診斷為「人格分裂症」(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她早熟聰慧，敏感而孤獨，時常想要尖叫。但是，這種分裂症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心理疾病，而是潔思不完整的靈魂所表現的外在人格衝突。潔思的母親在芬恩夭折後並沒有按照約魯巴族的傳統為女兒製作雕像，這就給了夭折的亡靈不斷轉世輪回的契機，所以潔思與蒂麗的相遇並非偶然。蒂麗潔思不僅生活在現實世界，也生活在阿比庫的靈魂世界與兩個世界之間的叢林世界，潔思的這種「分裂」，恰好代表著奧耶耶美在內的流散者「是其所不是」的狀態。蒂麗代表著潔思體內未覺醒或不願承認的尼日利亞人的身份，潔思則代表著另一半殘缺的英國人身份。「流散者的身份認同、邊緣化處境、種族歧視、性別壓迫、家園找尋和文化歸屬等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就是異質文化之間的齟齬、衝突與融合。」^③而蒂麗與潔思的相互融合與相互包容，則意味著異質文化衝突的調停。蒂麗與潔思互相爭奪身體的控制權，在某種意義上體現了作者自己的掙扎與迷茫——她無法拋棄內心所堅守的歐美文化價值觀，也無法與自己靈魂深處那古老的「尼日利亞人的天性」相分離。所以，《遺失翅膀的天使》既能凸顯身為非裔人在異邦流散的焦慮，又能從他者的視角重構歐洲形象。更重要的是，她的小說表現了個體在異質文化的雜糅中面臨的生活困境與精神困境，展現了個體在不同文化衝擊下的成長與蛻變。

奧耶耶美的第二部小說《翻轉屋》與第三部小說《白色是女巫的顏色》也延續了她一貫的創作手法，即利用約魯巴的民間傳說和現代主義手法，講述發生在現實中的種種故事。《翻轉屋》是奧耶耶美為異邦流散者建構的心靈棲息地，是一個極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去標籤化的「避難所」，是介於夢境與現實之間的幻想之地。在《翻轉屋》中，奧耶耶美把一部陪伴她成長的神話進行了改寫，將非洲的神明與基督教的上帝合二為一。^④在《遺失翅膀的天使》中，奧耶耶美利用鬼孩兒阿比庫的傳說，現實主義的寫實和與現代主義的意識流手法相互交替使用，在夢幻與現實的交織中刻畫主人公內心的掙扎與糾結。與《遺失翅膀的天使》相比，《翻轉屋》具有明顯的後現代主義色彩。在這部小說中，奧耶耶美運用魔幻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將約魯巴的神話傳說、尼日利亞的歷史過往與現實境遇與現代歐洲之景相互穿插、融合，展現異邦流散者在歷史記憶與現實問題之間的掙扎。與前兩部作品相比，《白色是女巫的顏色》則呈現出一股陰鬱怪誕的色彩。這部作品的創作靈感源於奧耶耶美在南非做志願者時所做的關於吸血鬼的一個夢。小說將歐洲哥特小說的特質與加勒比海域附近的恐怖傳說融合在一起，將敘事的空間定位在英國多佛的一個名叫「銀屋」(Silver House) 的地



方。銀屋在新聞報道中時常出現,是一個充滿了仇外心理的地方,那裡的移民與難民經受了諸多的針對他們的暴力行為。⁵毫無疑問,作者筆下的「銀屋」是一個極富隱喻與諷刺的形象。首先,這是尼日利亞乃至非洲的異邦流散者集體無意識中暗恐(the Uncanny/Unheimlich)⁶的縮影。在作品中,距離血腥罪惡的黑奴貿易已然過去接近一個世紀,但是移民與難民創傷卻不會隨著時間湮滅。即使現在,在歐美大陸,那種排外主義與仇外情緒依然存在,種族歧視也沒有被消除。於異邦流散者而言,任何仇視與暴行會讓他們回想起殖民者犯下的罪行。其次,「銀屋」既是借「白色」「女巫」「吸血鬼」正揭露了殖民者的本質——他們依靠屠殺、剝削之類等非人道手法,依靠奴役非洲人來獲得財富與地位。從16世紀開始,大英帝國不斷進行海外擴張,18世紀,一掃蒙昧的啟蒙運動也沒能阻止殖民者用非洲黑奴的血淚鑄造通往「自由、平等、博愛」的金光大道。黑奴,成為了龐大帝國的根基。「銀屋」喚醒無數異邦流散者的暗恐,讓他們時刻處於「是其所不是」與「非家」的焦慮中。他們既不能忘記歷史,又要面對當下的生活;既不能摒棄自己的傳統文化,又不能完全割捨新的文化價值觀。「銀屋」正是類似但丁筆下「林勃空間」這樣的存在,讓流散者永遠徘徊在尋找家園與尋找身份的迷途中。

二、女性意識的深度覺醒

身為尼日利亞新生代女性作家,奧耶耶美不僅直面流散者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書寫流散者經歷的現實問題,還關注女性的精神世界與情感體驗,從全新的角度抒發對男性話語權的不滿。她的《不存在的情人》就是以實驗性手法,從文本內部出發,控訴男性對女性的凝視與壓迫。與前幾部作品一樣,《不存在的情人》也是在童話結構的基礎上展開敘事。但與其他作品相比,作品的情節如同走迷宮,充滿了迷惑性。奧耶耶美自述,兒時並未察覺《藍鬍子》這類的童話有多麼與眾不同,但成年後的她卻不自覺地運用這一童話模式創作了這部作品。小說的題目是《不存在的情人》,其原文題目為「Mr. Fox」,顯而易見,奧耶耶美借鑒了英國女作家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 1940–1992)的同名童話《狐先生》(Mr. Fox)。作者在這部作品中戲仿了《藍鬍子》⁷《費切爾的怪鳥》(Fitcher's Bird)與《狐先生》等以「殘暴丈夫殺死妻子」為基本情節的童話,只不過在這部作品中,福克斯先生是在自己創作的小說中「殺」死女主人公,他筆下的女主人公不是橫遭意外就是結局淒慘悲涼。因此,這引發了他創作的人物——作品的女主人公瑪麗(Mary)的不滿。瑪麗認為福克斯先生不能這樣肆意「屠殺」自己創作的女性形象,她向福克斯先生發起挑戰,要求自己一起參與創作。於是,福克斯與瑪麗在自己創作的文本中開始了一場角逐。福克斯先生並非一個變態殺妻狂,但是他卻無情地奪走了瑪麗的創作成果,試圖扼殺瑪麗的創作欲望。福克斯先生的妻子達芙妮(Daphne)在作品的前幾章中完全是福克斯先生的陪襯,是一個無所事事的家庭主婦,她的存在感非常渺小,形象也十分單薄。但是,隨著福克斯與瑪麗的角逐進入白熱化階段,達芙妮也參與進來。隨著情節的推進,達芙妮的機敏與睿智、才華與勇敢讓福克斯甚至讀者都吃了一驚。這部小說的敘事者是不確定的,而在前幾章中,達芙妮這一人物的頭上似乎總圍繞著一塊不可靠敘述的烏雲。照此推斷,假設前幾章故事的敘事者是福克斯,那達芙妮的形象就解釋得通了。畢竟,在福克斯先生眼中,達芙妮只是一個平平無奇的富家女。福克斯對達芙妮、瑪麗以及他筆下其他女性角色的裁決、控制壓迫,只不過是因為瑪麗與諸多女性作家一樣,「書寫上帝、命運、時間和完整性,並沉迷於書寫同樣的主題或話題」⁸。作品中充斥著各種神話與童話的變形,同時,大膽的想像與誇張加上優美細膩的語言,使得這部作品與奧耶耶美其他作品相比,顯得格格不入。從這個角度看,奧耶耶美這部《不存在的情人》跳出一味渲染文化衝突與殖民歷史的主題,參與到新的文化與民族身份建構進程中,以「文中文」的結構書寫了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與經歷的諸多不平等待遇,聚焦於女性失聲這一社會性問題。奧耶耶美兼具流散作家與女性作家的雙重身份,她小說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女性,她的不少

作品也通過女性個體的成長經歷展現了女性的生存困境與精神危機，以第三世界知識份子的視角向男權統治發起進攻與挑戰。

奧耶耶美的《博伊，斯諾，伯德》採用現實主義手法，以一個離家千里的美國女性——博伊(Boy)與丈夫及其繼女相處的日常為線索，同時融合了流散體驗、身份認知與性別困境等各種話題。博伊從她暴虐成性的父親手中逃離出來，在馬薩諸塞州定居後，與當地的一個離異男子——阿圖羅·惠特曼(Arturo Whitman)結為夫妻，同時成為阿圖羅女兒——斯諾(Snow)的繼母。後來，博伊生下一個女兒——伯德(Bird)。因為阿圖羅一家隱瞞了自己是非裔的事實，所以伯德的皮膚並不是白色的。「《博伊，斯諾，伯德》的內容充斥著關於家庭的故事與關於文化的歷史，而這些奇幻的故事與歷史則是圍繞著上世紀中葉黑人生活的日常現實展開的。」⁹雖然小說的情節戲仿了格林兄弟創作的《白雪公主》，也穿插了諸多女巫、精怪、動物的童話傳說，但其主要情節內容還是圍繞人物所處的現實環境展開敘述。奧耶耶美選用了不同的敘述視角來完成這部作品，每個敘述者的聲音彼此獨立但又互相交融，營造了懸念與突轉，使作品呈現出複調的性質。同時，她採用多元對立的敘述模式，給予每一個人物以相應的隱喻，賦予他們在當下語境的全新意義，以全新的視角仿寫了《白雪公主》這一童話。博伊與斯諾明顯扮演了繼母/白雪公主的角色，但二者的形象並非對立，而是流動轉換的。博伊年輕時正如白雪公主一樣美麗，隨著伯德的出生與斯諾的成長，斯諾明顯扮演了「白雪」的角色，但是隨著伯德的成長，伯德也顯現出自己的思考與認知，成為了與母親和姐姐一樣的角色。三位女性都是小說的敘事者，也是小說的主人公。與《遺失翅膀的天使》相似，《博伊，斯諾，伯德》也是一部關於女性的成長小說，但是，與《遺失翅膀的天使》相比，奧耶耶美在《博伊，斯諾，伯德》中使用的元素與探討的問題似乎也更為複雜，她將歐美童話與非洲民間神話的交替穿插，討論了諸如黑奴制的殘餘，宗教迫害，種族歧視，婦女解放等各種問題。通過閱讀這部作品，讀者也能體會到奧耶耶美的「野心」：通過對非裔女性角色成長的書寫，呼籲世界關注女性的生存環境——特別是黑人女性、移民女性、非裔女性等邊緣群體的地位。西方的女性主義者，「傲慢地宣稱非洲女性為『問題』，將我們物化，摧毀了建立真正的全球姐妹關係所必需的媒介……全球的女性應該彼此相互解放」¹⁰。同時，利用自己的巧思細構，顛覆了充滿雌競與歌頌男權味道的《白雪公主》的童話，利用作品向非洲與世界展示了女性的力量，展示了自己身為女性作家的韌性，加速了自己從邊緣作家走向中心的步伐。

三、複雜深刻的成長書寫

奧耶耶美是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非洲作家，這也在一定意義上決定了她創作風格的多變與混雜。《遺失翅膀的天使》既是一部關於身份認同與流散體驗的小說，也是一部以兒童視角展開敘述的哥特式成長小說。毫無疑問，這是一部跨界小說，這部作品「打破傳統的文學藩籬，跨越兒童文學和成人文學之間界線……它包含了那些跨越界限、為兒童接受和閱讀的成人文學作品和為成人讀者接受和閱讀的兒童文學作品」¹¹。從《遺失翅膀的天使》到《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作品的內容涉及文化、歷史、社會方方面面，敘事技巧也靈活多元，不囿於單一的敘事策略。奧耶耶美經常以歐美現代文學的創作手法，融合歐洲與非洲的各種神話傳說，講述人物在現實中的種種經歷，這使她的作品呈現出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浪漫主義、神秘主義與現代主義作品不同的風格特徵。作品風格的混雜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奧耶耶美作品體裁的複雜性與混合性。《遺失翅膀的天使》與2016年出版的小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就是這類混合性體裁的代表。雖然奧耶耶美借用約魯巴雙生子的民間傳說這一敘事模式，講述發生早21世紀英國一個普通混血家庭的故事，主角潔思那敏感而又富於幻想的性格，讓她時常處於身份迷失的焦慮與喪失家園記憶的暗恐中，亡靈密友、校園暴力、荒廢小木屋與鑽入噩夢的長髮女人……讓作品滲出一股神秘莫測、幽深恐怖的氣氛。由此可



見,是奧耶耶美融合自己的經歷與體驗寫出的一部兒童作品,能讓那些跟隨父母而來到異鄉的孩子產生共鳴。這部作品也體現了奧耶耶美非比尋常的文學思維,她借用兒童的視角,為流散者在文化夾縫中構建了一個全新的世界。蒂麗既是夭折的阿比庫靈魂,又是歷經深重苦難與沉痛創傷的非洲人,她出現的時機,正是潔思童年中最为脆弱與猶豫的時刻,也是潔思還未成為一個徹頭徹尾的英國人的時候。小說結尾處,潔思進入叢林世界後又回到現實世界,這代表著潔思在自我身份找這一旅途的結束,也代表了屬於潔思的「成人儀式」的完成。這一情節具有深刻的隱喻性:作者與潔思一樣,正視自己的民族身份,重新拾起印刻在集體無意識中的記憶碎片,接受自己的雙重文化身份。由此可見,奧耶耶美憑藉《遺失翅膀的天使》而驚豔西方與非洲文壇,絕非運氣使然,而是她本人驚人的想像力與作品本身的厚重意蘊而決定的。

小說《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也是奧耶耶美創作的一部與成長有關的短篇小說集。在這部作品中,她融真實與虛幻、夢境與現實、暗黑與浪漫於一體,將童話、寓言、成長小說等兒童文學體裁雜糅在一起,讓《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成為一部迥然不同的兒童文學作品。作品中這幾則小說,不乏兇殺與懸疑的血腥情節,還充斥著駭人與怪誕的黑暗色彩,但歷經曲折跌宕的情節之後總能迎來一個充滿溫情的結局。在這部作品中,奧耶耶美顯然是大膽模仿了巴爾扎克(Honoré·de Balzac, 1799-1850)在《人間喜劇》(*La comédie humaine*, 1842)中首創的「人物再現法」。第一個故事中被遺棄的女嬰脖子上掛著的鑰匙,串聯起層層疑雲,直到結尾處作者才讓鑰匙真正派上用場:棄嬰長大成人,用鑰匙打開了一把藏書閣的大門,找到了母親留給自己的信。女僕與同性戀少爺結合後有了孩子,後來,女僕與少爺的弟弟相愛,但是惡女僕卻殘忍地殺死了女僕。多年後,死去的愛人化為了玫瑰,刺死了惡女僕。古老陳舊的藏書閣、遠離喧囂的修道院、泛黃的陳年書信、化身玫瑰的亡靈、若隱若現的超自然力量……正是哥特小說中的「超自然因素的運用、神秘氣氛的營造和離奇的情節」^⑫。

奧耶耶美善於用冷靜平緩的口吻敘述發生在現實世界中的種種事件,使這些平凡小事折射出廣為關注的社會性話題,又能在不經意間展露人性複雜而真實的面貌。蒂麗對潔思猶如親姐妹般的愛護,但是卻殘忍地擠走潔思的靈魂,搶走潔思的身體;福克斯先生看似溫文儒雅,實際上是個不折不扣的「厭女」人士;擁有悲慘身世的嬰兒被遺棄在修道院,但是卻在眾多好心人的關愛下平安成長。從某種角度說,這部小說集的深刻性可能沒有其他作品厚重,但小說主題的多元性卻是說不盡的。在這些短篇中,奧耶耶美並沒有過分渲染主角的成長歷程,但是人物的人生軌跡與心理變換和讀者撥開層層雲霧的閱讀體驗相輔相成。《遺失翅膀的天使》讓世界看到了非洲新生代作家的蓬勃力量,但《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展示了奧耶耶美身為世界跨界作家的文學使命。在這部小說中,奧耶耶美與讀者共同建構了一個深不可測的迷宮,讀者不僅能在迷宮中看見人物的成長與蛻變,也能在閱讀過程中捕捉內心的微妙變化,體驗人性的陰暗與脆弱,溫暖與美好。奧耶耶美在《不存在的情人》與《博伊,斯諾,伯德》中展現了第三世界女性作家的強大力量,但《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也讓讀者看到了一個利用優美輕快語言勾勒細膩豐富情感世界的女性作家。

結語

縱觀尼日利亞流散作家奧耶耶美的作品,其創作主題、手法與風格複雜多變,僅用幾個詞或幾句話就對其概括之,實在失之偏頗。不僅僅是奧耶耶美,非洲流散作家的作品亦是如此。不管是南非的納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 1923-2014),還是尼日利亞的阿契貝(Chinua Achebe, 1930-2013),或是坦桑尼亞的阿卜杜勒—拉紮克·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 1948-),雖然他們的創作手法、主題內容與行文風格迥異、各有千秋,但卻異口同聲地在作品中書寫殖民歷史創傷,描繪流散者在尋找家園旅途中的焦慮與彷徨,關注少數群體的生存困境與精神世界。在這些作品中,他們以全新的方式超速歷史,展現了與眾不同的非洲風貌。

奧耶耶美作為非洲流散女性作家,她以《遺失翅膀的天使》一舉成名,但她沒有囿於小民族主義,而是繼續憑藉自己的雙重文化背景,在講述非洲故事的道路上走出自己的姿態,以更加包容廣闊的心態為世界文學增光添彩。奧耶耶美在內的非洲流散作家,不論身在何處,心始終牽掛故鄉,情系家園,以富有創新性、包容性、多元性的作品豐富了世界文學的多樣性,成為世界文學花園中散發著馥鬱芬芳的仙葩。

注釋

- ① 朱振武:《非洲文學的源與流》,上海:學林出版社2019年版,頁49。
- ② Timothy, Mobolade. (1973). The concept of Abiku. *African Arts*, 7(1), 63.
- ③ 朱振武、袁俊卿:《流散文學的時代表徵及其世界意義——以非洲英語文學為例》,《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7期,頁143。
- ④ Cooper, Brenda. (2009). The middle passage of the Gods and the new diaspora: Helen Oyeyemi's *The opposite house*. *Research in African literatures*, 40(4), 112.
- ⑤ Aspasia, Stephanou. (2014). Helen Oyeyemi's *White is for witching* and the discourse of consumption. *Callaloo*, 37(5), 1246.
- ⑥ 暗恐,又名「非家幻覺」,指「有些突然起來的驚恐經驗無以名狀、突兀陌生,但無名並非無由,當下的驚恐可追溯到心路歷程史上的某個源頭;因此,不熟悉的其實是熟悉的,非家幻覺總有家的影子在徘徊、在暗中作用。」詳見金莉、李鐵(編):《西方文論關鍵字(第二卷)》,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頁11。
- ⑦ 「藍鬍子」又名「青須公」,最早可見於法國詩人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的童話故事集中。藍鬍子是一位有錢的貴族,他的前六任妻子都失蹤了,他說服一位農戶將女兒嫁給他,小女兒為了保護姐姐,就答應藍鬍子成為他的妻子。藍鬍子允許妻子自由出入,唯獨地下的一個小房間禁止入內。有一天藍鬍子出門,小女兒進入了小房間,結果看到了前幾任妻子的屍體,不小心將鑰匙掉在了地上,沾上了血跡,無法清洗。此時藍鬍子恰好回來,他無比氣憤,想殺死妻子,妻子乞求藍鬍子給予一些時間讓她禱告,就在這時,她姐姐和兄弟破門而入,殺死了藍鬍子。「藍鬍子」一詞後來用來指代花心的丈夫或虐待妻子的男人。
- ⑧ 桑德拉·吉伯特、蘇珊·古芭(著)楊莉馨(譯):《閣樓上的瘋女人 女性作家與19世紀文學想像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頁686。
- ⑨ Kimberly, J. Lau. (2016). Snow White and the trickster: race and genre in Helen Oyeyemi's *boy, snow, bird*. *Western Folklore*, 75(3/4), 379.
- ⑩ 奧比奧瑪·納奈梅卡:《將非洲婦女帶進課堂:反思教育學和認識論》,泰居莫拉·奧拉尼央、阿托·奎森(編)姚峰、孫曉萌、汪琳等(譯):《非洲文學批評史稿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頁741-742。
- ⑪ 張生珍:《西方文論關鍵字:跨界小說》,《外國文學》,2022年第2期,頁99。
- ⑫ 金莉、李鐵(編):《西方文論關鍵字 第二卷》,上海: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年版,頁151。

(Editors: Bonnie WANG & Joe ZHANG)